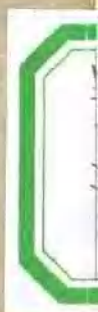


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
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
南書館藏明覆宋刊本

孔子家語序

王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不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今已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子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

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第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吊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火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孔子家語目錄

卷之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之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之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卷之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之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之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之七

觀鄉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之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辯樂

問玉

屈節解

卷之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之十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夏問

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家語目錄

孔子家語序

王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不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今已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今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

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第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吊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

二乎孔子曰堯以火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孔子家語目錄

卷之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之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之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卷之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之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之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之七

觀鄉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之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辯樂

問玉

屈節解

卷之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之十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夏問

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家語目錄

孔子家語卷第一

王肅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

魯邑

制爲養生送死

之節長幼異食

如禮年五
十異食也

強弱異任

任謂力

之事各從所
任不用弱也

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

僞

無文飾也
不詐爲

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以木

因丘陵爲墳不封

不聚土以
起墳者也

不樹

不植

行

魯國在東故
西方諸侯皆

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法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

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

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

性

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
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而物各

得其所生之宜

所生之物
各得其宜

咸得厥所先時

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

季平子逐昭公
死于乾侯平子

別而葬之貶之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

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

桓子平
子之子

今

舍之所以拊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魯大

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

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

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

等以遇禮相見

會遇之禮禮
之簡略者也

揖讓而登獻

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

萊人
齊人

東夷雷

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

鼓曰雷

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

裔夷春秋俘軍所獲裔也言此
三者何取以兵亂兩君之好也

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華夏中
國之名

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

憾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

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

夫焚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

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

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

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

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

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

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

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爲飾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

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粃粃粃者粃穀之不成者粃草之似

者用粃粃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

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

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

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

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謹龜陰也洙有汶陽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邑家甲禮也

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雉古之制也今三

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

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

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

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

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

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

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

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

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

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

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

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

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

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

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

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

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

兩觀名

尸於

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

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

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

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

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

醜謂非義

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

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

撮徒成黨

撮

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

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

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

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

士之爲人虛僞亦聚黨也而韓非謂

華士耕而後食堅井而飲信其如此管仲

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

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

憂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

執之

牢也

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

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

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

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

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

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

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

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

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

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

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

庸用也也

就汝心之所安當謹之自謂未有慎事

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既陳道德以

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

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

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

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

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

是以威厲而

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池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曾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攝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

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子裡之外其征則必還師枉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屬皆不收賦譏與賦同也識異言及市鄣皆不賦稅古之法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

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已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璞怒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濯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

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此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福積資求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置弋置掩網弋繳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歛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會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

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枉席之上

言安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

魯問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爲天下之主

公曰寡人實固陋不固安得聞此言乎

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

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

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神之出以治直言之

禮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禮矣身正然可以正

也人者物耻則足以振之耻事不知禮也國耻

足以興之耻國不知足也故爲政先乎禮禮

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

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

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

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

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

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

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

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

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

滿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女國無鯀民愛其身以

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

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

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

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

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

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

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

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

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

土則不能樂天也天道公曰敢問何能成身

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

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

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

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

無極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

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言愚

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謙識孔子

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

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孝子

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

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衰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留僕未可以對正位掌節相更衣之爲次將倦使之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數陳先王之道以爲政治風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力行仁義道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德以待人取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慢也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莊難莊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懼阻難也兵爲之難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言言不極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斷其威莊也不習其謀不諱習其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

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干櫓也櫓大戟也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官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者也華門圭窬華門荆竹織也圭窬穿墻爲之蓬戶甕牖破甕爲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取疑事君也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脊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詭譎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竟終也言身雖危動靜猶終身不忘百姓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

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程猶効也言功効而已不求厚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常日潔淨其身沐浴於德行之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止之則君急爲所以爲不爲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言不因勢位自矜莊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輕同己不與異已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底厲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鑑銖視之輕如鑑銖八兩爲鑑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

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

作動遜接者仁之能

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

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

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

此者儒有不墮獲於貧賤

墮獲不安之貌

不充

充誠踴躍

不潤君王不累長上

不閱有司故曰儒

儒厚閑疾言不爲君長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

今人之名儒也忘常以儒相詬疾

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

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

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

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

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

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

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

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

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

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說陳之節也既有成事而後治其

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

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

設其系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

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醺即安其居以

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

不形饌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

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

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

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

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

不以其所言苟求得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

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今之用民者

由後用下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言

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

子言我欲觀夏是故之杞

夏后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徵成吾得夏時焉於四時之正我欲